



诗画山水

郑华 摄

冬日慢，冬日暖

汪恒

冬日，像是一首宁静的诗，缓缓地时光中流淌。这个时节，当寒冷袭来，人们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，沉浸在这独属于冬天的静谧与美好之中。

清晨，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，轻轻地洒在脸上。睁开惺忪的睡眠，我感受着那一抹温暖。窗外，霜花凝结在玻璃上，如一幅幅精美的画卷，诉说着冬日的故事。院中的角落里，几枝蜡梅不畏严寒，含苞欲放，准备用最绚烂的色彩，为单调的冬天增添一抹亮丽的风景。

走出家门，寒气扑面而来。路上行人稀少，车辆缓缓地行驶在雪地上，留下一道道浅浅的车辙。路边的树木早已褪去了绿色的外衣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，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那些枯黄的落叶，静静地撒落在雪地上，与雪的洁白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好似岁月与新生的对话，等待着下一个轮回的开始。

漫步在公园的小径上，脚下白雪“沙沙”作响，好

像是大自然演奏的美妙乐章。远处，湖中的水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烁着粼粼波光，如一面巨大的镜子，倒映着天空和岸边的景物。湖面上，几只野鸭悠闲地游弋着，时而潜入水中，时而浮出水面，给这寂静的冬日增添了一抹生机与活力。

路边的那片草地上，覆盖着一层白雪，如一条洁白的毛毯，惹人欢喜。几个小孩像欢快的小鸟，投入雪的怀抱。有的孩子在专心致志地堆雪人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胖嘟嘟的雪人就出现在眼前。胡萝卜做的鼻子，石子做的眼睛，还有一条彩色的围巾围在脖子上。孩子们看着自己的杰作，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。

还有的孩子在打雪仗。他们分成两队，互相投掷着雪球。雪球在空中飞舞，孩子们在雪地里奔跑、躲闪。欢笑声、呼喊声此起彼伏，热闹非凡。一个孩子不小心摔倒了，却毫不在意，爬起来继续投入战斗。雪地上的孩子们在这洁白的世界里，尽情释放着自己的活力和童

真，也为他们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

午后，阳光变得温暖了。找一个安静的角落，我坐在长椅上，闭上眼睛，静静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。耳边，只有微风拂过的声音，思绪也在这一刻飘远。冬日了，即将过去的2024年，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，我要记住那些跌宕起伏的情绪变化：担忧、感动、期待、温暖、铭记、满足与自豪……更好地珍惜现在，开创未来。

已是午后四五点钟的光景了。我给母亲打了电话：“妈，今晚您歇会吧，不要在家里做晚饭了，跟爸爸一起，到上次去的那家火锅店，我们吃火锅去。”热气腾腾的火锅，是冬日里的温暖慰藉。鲜嫩的羊肉、爽滑的豆皮、脆嫩的青菜，在锅中翻滚着，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父亲、母亲笑了，我感到格外幸福与满足。

冬日的夜晚，来得格外早。回到家中，打开一盏温暖的台灯，我泡上一杯热茶，坐在沙发上，静静品味着冬日的慢生活。窗外，寒风呼啸着，天气越来越冷了。在这温暖的房间里，却充满了宁静与温馨。我拿起一本书，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，忘却了一切烦恼与疲惫。

冬日慢，冬日暖。在这温暖的阳光下和洁白的雪花中，我们不妨放慢脚步吧，享受慢生活，让心灵得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，积蓄力量，蓄势待发，从容地迎接春天的到来。

满一锅鲜美的鱼汤正冒着热气，香气瞬间吸引了众人。爱人喜滋滋地说，家里没有合适的保温用具，索性连锅一起拿来，这锅保温功能真好啊！于是那天，同病房所有的人都喝到了鲜美的鱼汤。

每次用完我都精心擦干净，用方巾盖起来，放在厨房小柜子上。但是即使我再精心，十五年的时光里也难免磕碰，锅体有多处“伤痕”，还掉了漆，但是功能一点儿都没受影响。

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它太乖了，像一个听话的孩子，或者是不知疲倦的主妇，也像一位忠臣良将，从没想过“撂挑子”。爱人说，那是因为你对它好啊，所以它投桃报李。是这样吗？如果是，电饭锅岂不是有了生命与情感，懂得感恩。

反正我对它是有深厚情感的，不管是味道或是其他，一起走过了岁月便好似携手同行的爱人，美好的画面时常活跃在记忆里，每每想起都像是坐上了时光机，瞬间就回到了那时那刻。

我是怀旧之人，喜欢旧物，因为每一件旧物里面都有光阴的故事，有情感的寄托，看见它们会怦然心动。

这个老式电饭锅，它没有花里胡哨的外表，没有繁杂的功能，简约而真诚。十五年以来，它了解我的口味，我知道它的脾气，我们就像一对老朋友互相信赖。

稠的米油，吃上一口，沁人心脾。一年之中，老韩的家里，总有滴滴着老家露水气息的蔬菜瓜果堆满厨房，那是老家亲戚捎着筐子送来的。在这些浸润着老家山水的食物里，老韩也建立起与故土根深蒂固的关系。

每逢这些亲戚家有婚丧嫁娶之事，只要老韩知道了，就会随上一份礼。老韩说，这是一种古风满满的礼仪。今年夏天，一个亲戚家的孙子考上了大学，老韩得知他家困难，驱车回乡送上5000元作为一份心意，亲戚拉着孩子感谢不已，老韩道：“我们是亲戚啊，亲戚有事帮个忙，应该的。”但令老韩心里惴惴不安的是，像他们的儿孙这一辈，已经对这些亲戚间的往来越来越淡漠了，乃至拒绝融入。

俗话说：“一代亲，二代表，三代四代认不了。”老韩有次召集亲戚的后辈们聚餐，好不容易凑齐了，但一眼望去，全是看手机的“低头族”。开饭后，老韩举杯说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话，大意是希望他们延续上辈关系平时多往来，有事相互照应，不料几个不耐烦的懒洋洋的后辈却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其中一个年轻人说：“表叔，我们整天都忙忙碌碌的，哪有闲心来走动啊。”饭后，老韩还准备和后辈们好好聊聊，但他们连一声“拜拜”也没说就四散而去。老韩垂下了忧伤的头部。

前不久的一天，老韩邀约几个城里乡下的老亲戚闲聚，他有些着急地说，我们这一辈人快要老去了，得想办法啊，让我们的后辈把关系延续下去，保持常走动多往来才是。几个老亲戚也附议道：“是呀，是呀，以后我们走动的时候就多带着这些小的，亲戚亲戚，常走常亲。”

小时候过年，最高兴的莫过于大人们给压岁钱，可压岁钱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。同族拜访，走亲访友，见了长辈要行叩首跪拜之礼。长辈们见到晚辈行礼后，才给压岁钱。老辈人定下的压岁钱规矩，体现着尊老敬老的传统，一代代往下传承。20世纪80年代物资匮乏时期，那时的压岁钱也就一两块钱，最多超不过五块。可对于我来说，一块钱就是个大数目了。

记忆中有两次压岁钱的故事毕生难忘，一次是1986年，另一次是1992年。1986年那年拜年，除了姑、舅长辈给压岁钱外，成家的表哥、表姐也都慷慨了一回。那年一共“赚”到了29元压岁钱，在当年也是不小的数目。我拿着零钱凑成的压岁钱，放在手里怕掉了，装在兜里怕丢了。每天都要小心翼翼地数一遍，然后换着地方藏好。春耕劳作时，家里急需买化肥。父母得知我有29元的压岁钱后，背着我翻遍了家里的每个角落也没找到。父亲无可奈何地陪着我对我说：“买化肥需要钱，你把你的压岁钱先借给我，等以后家里有钱了再还给你。”我知道凭父亲的实力，还钱仅是一个借口，坚决地说：“这是我自己‘挣’的钱，不借！”父亲软磨硬泡了几天，也没有征得我的同意。几天之后，母亲出场了。母亲可没有父亲的笑脸，直接绷着脸对我说：“你留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把钱给我交出来，不交的话我就揍你！”说着，她抡起了胳膊就要打我。慑于母亲的威严，我只好乖乖地把压岁钱给了她。母亲靠她的强硬索取了我的压岁钱，父亲的许诺也只是空头支票，根本无法兑现。那一年，我的压岁钱全部“充公”给家里买了化肥，解了父母的燃眉之急。从那一年后，无论每年有多少压岁钱，我都原封不动地上交。

后来，我考上了县一中。除了正常的学杂费之外，还有每天一日三餐的伙食费开销。这笔开销，靠父母种地收入有些捉襟见肘。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那年我又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，需要依靠药物治疗。这些开销无疑给一穷二白的家庭雪上加霜。父母愁白了头，心理忍受着巨大压力。但患病坚持学业的我，给了他们莫大的心理安慰。父亲盼啊盼，终于盼到了1992年新年。这一年，父亲带我去姑、舅家拜年，亲戚们给的压岁钱比往年多了许多。但这还没有达到父亲满意的程度，除此之外，他还额外安排了几家我从没拜访过的远房亲戚。父亲满怀信心地说：“你和我安心去吧，这几户人家和咱家都沾亲带故，也都是你的长辈。只要有我坐镇，你给他们拜年，他们少不了给你压岁钱！”事实正如父亲所言，那几个远房亲戚和父亲见面很熟，父亲当着他们的面诉说我带病坚持上学，还一直说他没有把我照顾好。人都是感情动物，都有怜悯同情弱者之心。经过父亲诉苦告白，加上我给他们拜年，这几个额外探访的远房长辈出手都很大方，有的一出手就是50元。他们都饱含真情地说：“把这钱拿上，回头开学后买些营养品，好好补补身体。”父亲也趁机对我说：“谢谢长辈们吧！这都是人情债，等将来有出息后可别忘了人家！”就这样，那年我“赚”到了200多的压岁钱。父母再没有向我索要一分，等我开学时，父亲又塞给我100块钱说：“把你的压岁钱和这100块钱都拿上，到学校什么好吃就买什么，别舍不得，加强点营养补补身子，病就会很快好起来。”从那年开始，父亲连续三年都这么带我拜年，拿到了不菲的压岁钱，全部供我上学。

不同时期的压岁钱有不同的用途，却有着我年少艰难生活的写照。当我考上军校将节省的津贴费用来补助父母时，也再也没有压岁钱故事了。父亲在我军校毕业后就离世了，远房亲戚也渐渐断了联系，而父亲说等我长出息后需要还的人情债，也成了无法完成的夙愿，更成了我一生的遗憾。

压岁钱

陈德胜

老式电饭锅

夏学军

那个老式电饭锅已经“退役”多年了，被我放在储物间里，一直没舍得扔。它是我第一台家用厨房电器。

现在看它的样子太普通了，白色锅体，不锈钢的盖子，有双耳，分上下两层，上面一层是蒸笼，下面的内胆用来煮饭。操作面板上只有一个手动开关键，按下煮饭键开始工作，中途可以打开盖子，食物熟了以后，按键“砰”地一声弹起来，仿佛告诉主人：请享用吧！

这个小小的电饭锅，见证了我大学毕业跨入社会以来的生活。买的时候没花钱，因为我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被领导临时安排到工会帮忙写大字标语，任务完成后，工会领导给了我一张电饭锅购物券。等我到了商场提货，服务员告诉我只剩下了最后一个，还有一点小毛病，说帮我修一下，可不可以？我犹豫了一下，勉强答应了，心里想，我的第一个家用电器居然是个残次品。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电饭锅，到了我家以后从未怠

工。十五年算不算高龄？其中内胆因涂层脱落都换过三四次了。它超级好用，我不光用来做米饭、煮粥，还用来做肉、炖排骨、煮玉米、煲汤，还有煮面、涮火锅，经常是上下两层一起工作，饭菜一锅出，方便极了。

我搬了三次家，它跟着我从城东到城西，最后“定居”在我的婚房里——是的，不离不弃，我要让它见证我以后的幸福。

爱人和我一样喜欢它，而且用它解锁了更多的美食。经常是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爱人在看一本闲书，电饭锅里煮着酱牛肉，满室飘香，我俩一边聊天儿一边等肉出锅。寒来暑往中，这样的日常散发着迷人的烟火气。

难以忘记有次我生病住院，爱人为了让我吃好，每天变着花样做好吃的营养餐。有一天早晨她来送饭，居然把电饭锅都搬来了。我又惊又想笑，爱人打开锅，满

你还在走亲戚吗

李世勇

老韩是我在城里的老朋友，上一个秋天，老韩91岁高龄的母亲去世。前两年，老母亲患了阿尔兹海默病，连自己的儿子也不认识了，嘴里时常喊他“王会计”。王会计是老韩老家村子里的老会计，在村子里算是德高望重的人。

老韩把老母亲安葬在老家。那天我也去了，老韩抱着母亲的骨灰盒走在前面，臂戴青纱的老乡尾随在后面，长长队伍里，大多是老韩家的老亲戚们。办完母亲的丧事后，老韩宴请了亲戚，感谢他们多年以来的走动关照。老韩从天津回来的儿子，在宴席上心不在焉地埋头刷屏。老韩的儿子研究生毕业后，就在天津结婚成家。好脾气的老韩有些不满，他示意儿子去给这些老亲戚敬酒，儿子却始终不搭理，眼神里是冷漠的光。

老韩送儿子到机场，嘱托儿子，爸也快老了，你要跟这些亲戚家的后辈们多往来，把我们的关系延续下去啊。儿子嘀咕了一句：“爸，我可想不起他们是谁谁谁了。”

望着儿子乘坐的飞机隐入云霄，老韩的心也一片迷茫。这些老家的亲戚，或许会在儿子这一代断裂了。儿子出生在城市，先后搬了3次家，从一条街道搬到另一条街道，老韩跟我感叹，儿子这一代城里人，心里面不

像咱们，没有老家概念，城市里的迁徙，或许是没有根须的。

老韩心里寄托的老家，是植根在中国人血脉里乡土意义上的老家。每到年关，老韩凝望着那些扛着大包小包的人，倦鸟一般奔赴老家过年，心里就感慨不已，有老家可回的人是幸福的人。

在老韩的老家，那些亲戚的关系俨如大山里的荆棘藤蔓，盘根错节地交错着。伯、叔、姑、婶、姨、舅、侄、甥……这些亲戚间的称呼，在老韩的儿子心里如一团浆糊。每当老韩给儿子诉说家史，厘清家里这些亲戚间的关系，儿子依然是满不在乎的神情，这些亲戚，儿子在心里是拒绝的。

有一次，老韩的一个外甥，建了一个亲戚间同辈人的微信群，老韩的儿子刚被拉入群，就迅速退群了，他觉得心烦。一个表哥添加了老韩儿子的微信，他也在朋友圈里设置了屏蔽对方的状态，一年之中几乎没有一句话的问候。

但老韩是很看重这些老亲戚们的，特别是那些盘踞在乡下老家的亲戚们，他们在深山里发出植物一样的幽兰之香，慰藉着老韩思乡的心肠。今年秋收以后，老韩吃到了一个远房婶娘家送来的新米，米粥上浮起一层黏